把医学岁月写在无影灯下

□董明远

午后,阳光透过纱窗洒在书房的旧相册上。四岁的小孙子依偎在怀里,翻开那泛黄的册页,奶声奶气地问:“爷爷,这照片里的楼怎么那么破呀?你年轻时就在这里吗?”稚嫩的声音仿佛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从医三十八载的点滴,伴着光影,在眼前徐徐铺展。

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



笔者与薛春才主任、北大鲁中医院李乐胜教授合影

1988年,我迈出大学校门,踏进了滨州市人民医院。彼时的院区,仅有零星几栋楼房,院落里透着几分寂寥。九十年代初,我正式进入麻醉科工作,由此与无影灯下的方寸天地结下了长久的缘分。那时,受条件所困,场地有限,设备简陋,技术开展相对单一。没有先进的监护仪等设备,麻醉医生靠的是“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”,靠的是一副听诊器和扎实的基本功。

回望那段岁月,我始终心怀敬意:前辈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,为后来科室的发展积累了经验,也留下了严谨负责的作风。在那一方小小的手术间里,我们伴随着医院的蹒跚起步,度过了最纯粹的年华。

博观约取,厚积薄发

1996年,我有幸前往北京进修。国家级医学前沿的广阔视野,让我大开眼界,也在心底埋下了“不断进步”的种子。

学成归来后,我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麻醉技术带回科室。步入二十一世纪初,我逐渐走上领导岗位。彼时,医院发展步入了快车道,在医院的支持和相关科室的协作下,我带领科室同仁,不断引进、开展新技术。从单纯的经验麻醉走向精准化、可视化麻醉,多项技术填补了省市空白,部分技术达到省内领先水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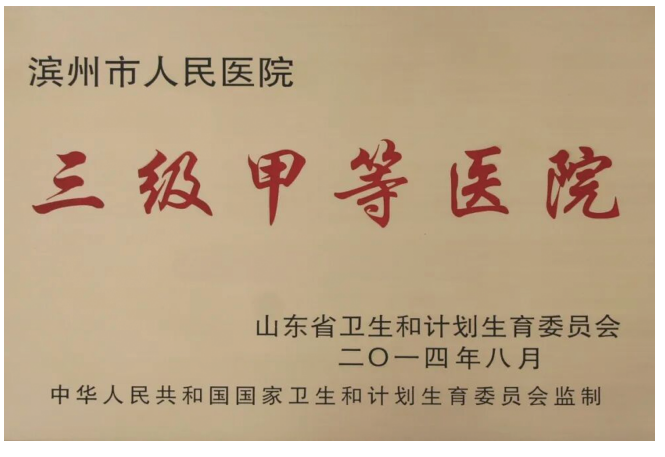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高龄、疑难危重患者,我们迎难而上,不断刷新纪录。

技术向前走一步,安全的要求便须跟进一步,20多年间我总是第一个到达科室检查日常工作,保证每一台手术准时开启,安全结束,这是我多年工作中始终不敢放松的一点。每当看到患者平稳度过危险期,麻醉意外风险一步步降低,患者的满意度不断提升,我便觉得,所有的汗水都有了回响。

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

2014年,医院成功创建三甲,这是全院上下夙兴夜寐的结晶,医院在质量、安全、服务、管理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。

对麻醉科而言,创三甲不是一项工作的结束,而是更高要求的开始。此后的三甲复审,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:质量能否持续改进,安全要求能否落实到位,服务是否更加细致,管理是否更加规范。交接更加清楚,记录更加完整,讨论更加深入,每一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,都是科室向前走的脚步。所谓百尺竿头、更进一步,最终,仍要体现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工作里。



同时,在科研与教学领域不断积累:获批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,获滨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2项、三等奖1项,出版著作4部,发表论文二十余篇。作为硕士生导师,我培养了12名硕士研究生(含在职),看着他们毕业后继续从事麻醉事业,成为独当一面的骨干,我深感慰藉。

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



笔者在坦桑尼亚援助期间留影纪念

2003年,我孤身前往非洲大陆,参加了中国第18批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,在多多马地区医院工作了两年。

异国的气候、语言和生活环境,需要重新适应。当地医疗条件较为艰苦,传染病流行带来持续的诊疗与防护压力。一些患者生活贫困,就医费用成为沉重负担,有人因此迟迟未能得到诊治。我们迎难而上,尽己所能为非洲同胞解除病痛,带去中国医生的温暖,架起中非友谊的桥梁。

未曾想,这种医者仁心的家国情怀,在十七年后完成了血脉的传承。

2020年,新冠疫情肆虐。儿子作为山东省第十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,奔赴湖北黄冈开展救治工作。送他出征的那一天,春寒料峭,我的心情无比复杂:作为父亲,我深知前线凶险,舐犊情深,满心牵挂;但作为医者,我更深明“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”的大义。看到他写下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申请书,看着他毅然决然的背影,我既骄傲又心疼。

医者的担当,在父子两代人的接力中,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,这份家国情怀的传承,未必需要郑重其事地说出来,但家国在心,医者在行,他早已从父辈沉默的坚守中,把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担当,一寸一寸地刻进了自己的骨血里。



送儿子出征湖北时滨州网记者随手拍下的照片

老骥伏枥,薪火相传



于洪建副院长为麻醉医师分会顾问颁发荣誉证书

2023年,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,被麻醉科返聘,继续发挥余热。

医学是经验与创新的结合,我愿意做年轻医生的铺路石,推着他们往前走,助他们在临床和科研上拔节生长。同样让我欣慰的是,儿子如今攻读医学博士学位,儿媳从事临床工作,一家人围坐,谈论的不再只是柴米油盐,更多的是病例讨论与医学前沿。这种家庭氛围,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幸福。